

首部台灣白色恐怖故事進軍好萊塢

“Formosa Betrayed”需要鄉親再加把勁

“大屠殺”是猶大人靈魂深處永不癒合的傷口，他們反被地去揭開這傷口，不願結疤，那痛楚一代一代傳下去，因為只有這樣猶太民族才能警醒、振作，才不再遭受滅族滅種。

反觀台灣人，年輕的一代已不再關心二二八，什麼是白色恐怖，也沒有人有興趣了。年輕人對政治冷感，對社會公義冷漠，這是因為半世紀來，台灣的執政者所制訂的政策。若想到台灣人歷史的大屠殺將被完全湮滅，而台灣人的後代因沒有歷史可借鏡，再重蹈先人的覆轍，將是多麼可怕的事。

*Formosa Betrayed*是一部有關台美人異議人士在1980年代遭受恐嚇、受迫害、被謀殺的劇情片。根源於真實故事，這部影片聚焦在堪薩斯大學一位台美人教授的被謀殺事件。一個對台灣毫無了解的警探被派調查這個案子。透過對這個案子的偵查，這個警探逐漸地理出存在於台、美、中政治、意識、與權勢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他偵查謀殺者及其共犯的過程中，這個警探發現在美國大學校園裡存在著一個大間諜網，專門監視台灣人及台灣留學生的政治與社交活動。他求助於美國聯邦調查局，隨即發現聯邦調查局已知道這個間諜網的存在，但是只為了保護美國在台灣及其他地區の間諜網，不願採取行動，這個警探的偵查工作，引領他從中西部，遍查到其他地方的大學校園，中國城，最後查到台灣，就在台灣他查出這台美人教授的被殺害是因為他大力倡導台灣獨立，動搖蔣介石政權的正當性。

這個警探帶著查出的證據，走訪美國在台協會，竟然被告知這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的敏感問題，不能受理。明知不義，又無能為力，失望之餘，他回到美國。終於，他被邀到國會作證，公開了這謀殺與校園間諜的真相。

這樣的影片，在台灣本應是由口口聲聲把“轉型正義”掛在嘴邊講得嘴角全波由政府來拍的。可惜政治人物往往為了選票，有所取捨，這部片子的總策劃人刁毓能(William Tiao)出生、成長於美國堪薩斯州的曼哈頓鎮，由於熱衷於政治，刁在Tufts University主修國際關係，以優異的前5 (Magna cum laude)的成績畢業。在學期間，曾留學法國巴黎的政治學院。大學畢業後，他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到菲律賓研究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其間曾遊學諸多東南亞國家。之後，他回到哥倫比亞大學修習國際事務。完成他的碩士學位，其間，曾在北京的首都師範大學學習中文。

他走上政治旅程的第一站，是到FAPA去當實習生，為台灣加入聯合國作遊說。之後，他加入參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的參議員Nancy Kassebaum的工作團隊。其後，被錄用為克林頓任內的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Intern，在勞工部擔任國際經濟學家的工作。隨後，他到眾議院的財政委員會擔任立法工作。最後，在小布希任內，他加入白宮的美國貿易代表團辦公室，擔任國際貿易的談判員。

在華府十年之久後，刁毓能覺得他希望能更有效影響社會，2002的夏天，他離開政府公職，尋求在電影事業的發展。他到紐約，與著名演技教練Susan Batson學習演技，Batson曾指導過名演員如Nicole Kidman, Tom Cruise, Sally Field, Juliette Binoche。同年，他搬到洛杉磯，在數名導演，如MGM影棚主管的Paul Weber，之下工作過。

自此，持續地為電視、影片或劇場擔任演員、製片人、編劇或翻譯劇本。他曾在洛杉磯、紐約、及華盛頓特區的劇場表演過，包括Proof, Extremities, In the Boom Boom Room,及Waiting for Lefty。最近，他被邀在 Untold Stories from the ER當客座演員，在CBS電視台的情景喜劇“Yes, Dear”當演員。

他在得獎的A Starbucks Story一片中擔任製片人、共同編劇人、及男主角。該片在2005 FAIF (Mann's Chinese Theater)放映。他籌拍“被出賣的台灣”所需總資金為一千萬美元，他需在六月底籌足前半數500萬才能開拍，在過去半年來他奔走全美各地，出席各型台灣人聚會，不厭其煩向大家說明，目前他籌足前半數的百分之九十，他需要在六月剩下的十數天中籌到另外的百分之十。

雖然網路發達，家庭影音設備進步，看電影的文化還是有不可取代的魅力，爆米花，可樂，約會等還是很吸引人，刁毓能要全世界的人知道，台灣被人所稱羨的民主，台灣人民所付出的代價有多高，如果在六月底達到籌資的目標，該片可望於2008春推出，選在這時間，主要是中國主辦世奧林匹克，全世界的媒體焦點都在中國，中國最不想他人提起的就是台灣，推出此片必會吸引國際注意，也會提醒中國小心處理台灣議題。

刁毓能的導演Mike Figgs是法國人，他曾與人合導“Leaving Las Vegas”,2005年奧斯卡最佳影片。“Crash”耗資僅六百五十萬，“Capote”(2000年獲提名最佳男主角)耗資僅七百萬，“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也只有七百萬，去年獲奧斯卡最佳劇本與最佳男配角的“Lilting Sunshine”為八百萬，他是一為擅長導演低成本電影的導演，他導的片子中“Last King of Scotland”講暴君阿敏的故事，得到最佳男主角，是與“被出賣的台灣”性質最相近的，也只耗資七百萬。刁毓能的編劇，Charlie Stratton畢業自耶魯大學，曾去過新加坡與台灣，寫過很多劇本，他的製作人David Allen Cluck 也有三十多部片子的經驗，這四個人加起來有六十多部片子的經驗。他同時也在物色演員，他有兩個條件，首先須對這部片子有熱忱，才能發揮團隊力量，其次本身要有一定的知名度來吸引觀眾。福爾摩莎製片公司當然沒有財力請出名紅星，但希望有人因看到該片的市場遠景而少拿片酬。

在好萊屋拍電影有兩種方式，一是大製片公司，有雄厚資金，旗下有自己的導演、演員、劇作與發行網，拍片成本在六千萬以上。另一種是獨立製片，都是小成本，有劇本架構後再去找人，找錢，並沒有票房保證，是以須以故事取勝。近年來很多大公司反復拍同型故事，以至票房走下坡。一般獨立製片公司都是由三、四個股東出資，少人像刁毓能跑遍各地，找投資人，在過去半年，他至少對一萬人以上推銷這個拍片計劃，他的股東以五十歲到八十歲的台美人為主，他們大都不懂電影事業，有些甚至不看電影，但他們樂意支持這部電影，如北加州一位熱心的婦女會姐妹為他舉辦大型說明會，當場總認股近百萬，其他地方也有人將房屋抵押貸款入股，拍攝“被出賣的台灣”已經成為台美人2007年最普遍的社區運動，刁毓能對台美人的熱烈反應很感動，但第一代台美人也對這麼一位年輕人竟然能有這樣的毅力，僅憑正義感及對父母祖國的關切契而不捨要將他未親身經歷的故事拍成電影，大家都知道，第一代台美人已垂垂老矣，陳文成屍骨已寒，台灣當政者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將台灣人這傷口揭露給全世界的機會是“NOW or NEVER”，刁毓能不是要向人募捐，他要台美人一起來投資，共同來拍製這部屬於自己的電影，他以招股的方式籌資，目前每股二萬五千美元，百分之百能抵稅，刁毓能已走了這麼長的路，行百里半九十，讓我們為剩下的百分之十加把勁，成為這歷史性影片的一名股東，有意者可詢美國福爾摩莎影劇公司4647 Kingswell Ave. # 140, Los Angeles, CA, 電話：(323) 665-0990或Info@formosabetrayed.com或www.formosabetrayed.com。